

栏目寄语:

夜听窗外雨打芭蕉,油灯燃尽岁月斑驳。一座城市像一个人。

是灯红酒绿的张扬还是独守寂寞的淡然?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性格,它像一杯醇酒,需要慢慢品味。无论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人,还是客居异乡的漂流族,无不在创造这座城市的时候被这座城市的气息感染着。

文化是一种力量,也是一座城市的脊梁。当繁华褪尽,人们还能在热闹过后找到精神归属,这是一座幸运的城市,也是一座城市的幸运。

本报特推出“文化寻踪”栏目,深度挖掘和剖析滨州这座城市的点点滴滴,将这座城市鲜为人知的一面翔实而优雅地展现在您的眼前。

辉煌不再,烟火台庇护依旧

文/片 本报记者 张卫建 本报通讯员 丁飞 韩红艳 张春峰

在高新区小营街道办事处驻地西北方向约6公里处,有一个叫台西刘的村子。村名由来原因有二:一来该村超过95%以上的户数都姓刘,二来就是村子位于一座土台以西。多少年来,村民们在心中都接受这座土台的庇护。这座被村民称之为烟火台的土台,或被称为宴贺台,曾是古滨州三台之一。

从600多年前建成至今,烟火台有过鼎盛,经历了被破坏;享受过繁华,承载过寂寞。如今,烟火台如同一位两鬓斑白走入暮年的老者,静静伫立在村边,感知着岁月变迁。

登临600年古台 感受到风雨变迁

1月29日上午,记者与小营办事处工作人员一同驱车前往烟火台。在连续穿过几个村落和连片的麦地后,一座掩映在杨树林里的土台出现在记者眼前。

“那就是烟火台,以前可比现在高大。”同行的工作人员指着土台说。几天前刚下过雪,天地仍是一片苍茫,烟火台被残雪覆盖,更平添了几分情调和肃穆。

眼前的烟火台,高五米开外,底部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长约40米,南北宽约30米。台分两级,级与级之间的平台宽约3米,较为平坦。第一级比周围地面高出一米左右,极易攀爬;第二级东、南、西三面坡度较缓,可以登至台顶。北面一侧坡度接近直角,如同悬崖峭壁一般,让人望而却步。

登台顶,台面低洼不平。透过残存的砖瓦碎砾,依稀可以感觉到当年台上的建筑及有过的繁华喧嚣。站在台顶,周边村庄尽收眼底。

烟火台由夯土堆积而成,土层清晰可见,尤其是北面一侧,夯土层就像圈年轮,记录着前人修建这座台的不易和历史。

由于修建年月已久且历经破坏,如今的烟火台已是破败不堪,除北侧一面外,其余三面和台顶已长满杂树荒草。台基上千疮百孔,同行的工作人员说,这些孔洞曾是狐狸、獾、兔等动物的洞穴,如今这些动物也已不见。

“我小时候曾来烟火台玩过,那时就感觉台上的洞里总有闪闪发光的东西,我们就找工具来挖,结果什么也没挖到。听老人说,台上原来有道士居住,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走的。这烟火台有很多历史,不过得找村里的老人才能说得清。”小营办事处工作人员称。

村庄依台而建 台为村子影壁

台西刘村紧靠烟火台而建,村名也因台而得,全村230余户绝大多数姓刘,外姓总共十户左右。今年76岁的刘锡岷是村民中德高望重的一位。

“我们族谱上的第一代先人在明朝洪武初年从山西迁至现在我们村西的举门村;明永乐年间,六世孙迁至现在的村子,当时叫小田家庄。后我们刘姓宗族逐渐扩大并依台建村,取名台西刘,这就是我们村名的由来。我是第十八代孙,现在村里辈分最低的是二十四代,很多人都得叫我老老爷爷了。”刘锡岷颇自豪地说。

刘锡岷说,原来台西刘村的大街并不是正东正西方向,而是东



烟火台位于台西刘村东侧,掩映在一片树林中。

南一西北走向,这也使得该村村民在房屋里每天总比周围其他村庄晚看到当天的太阳。房屋设计成这样,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大街正对着烟火台,这样可以保证每户村民出门就能看到台子,而烟火台就成了整座村子的一块影壁,“后来村子重新规划建设,才有了现在做这样。”

昔日宏伟壮观 柳间燕雀成群

烟火台有过辉煌,遭受过破坏,历经沧桑,“关于烟火台的历史和现在,现在整个村子里恐怕没有人知道的比我多。其中的很多事情,我都亲身经历过。”刘锡岷自信地说。

“烟火台原先占地4亩,2500多平方米,东西长60米,南北宽42.5米。台分两层,层与层之间有平台供游人休憩,两层各有95级台阶,象征着九五之尊,每级台阶15厘米高,整座台高30多米,附近村庄一抬头就能看到烟火台。”刘锡岷告诉记者。

走上台阶,迎面是两座山门,每座山门对应一处院落,东院称玉皇阁,是供奉诸位神仙塑像及牌位的地方;西院叫百子阁,是求子祈福之所。

东院玉皇阁正房分上下两层,一层又被叫作“三官庙”,供奉着天、地、水三神;二层为玉皇阁,玉皇大帝端坐中央,两侧分立着八大金刚。帝座前,左右分立着八大金刚,至今我还清晰记得。”刘锡岷说。

西院百子阁为单层建筑,城隍爷正对入院大门,面前摆一钟磬,姜太公、送子娘娘、泰安奶奶、卧奶奶分别立在正东、正南、正西、西南方向,眼神齐对城隍爷。

每座院落都有正房五间,并各带厢房三间,其中东厢房为香客预备,西厢房为看管道士自己居住。两个套院,相互通连成为一体,钟鼓楼坐落于两院中间线上,将整套

建筑围成高低错落有致的大四合院。烟火台周围宜人景色和建筑熠熠闪光的绿色琉璃瓦相辉映,更显得建筑宏伟壮观,神秘诱人。古柳环绕烟火台四周,树丛间时常燕雀成群。

“台上两座院落每年农历正月初九开庙门,腊月底关门谢客。每年的三月十五是庙会,当天是我们这里最热闹的一天,台周围120亩的庙地里全是人,卖各种物品的、说书唱戏的、打把势卖艺的,最远的有从河南省过来的。”刘锡岷告诉记者。

烟火台给刘锡岷的童年留下了美好的印象,直到烟火台被破坏为止,“第一次被破坏是1945年,那次还只是把神像都砸了,台上的建筑没有遭到损坏;1947年的第二次是彻底性的,两座院子的砖瓦、石头、木头等全被取走用作修筑黄河大坝,烟火台也只剩下一座土台,直到成为现在这样子。”

土台有许多传奇 是村民的庇护神

烟火台的修建,同样是一段传奇。烟火台最初为小型土台,相传为古代烽火台遗址,用于传递军事信息之用。烟火台所处位置地段交通发达,水路,陆路畅通,人杰地灵。北面黄河犹如一条巨龙奔腾咆哮,四面八方有九股道路像九条长龙呼啸而来,形成“九龙戏珠”之势,因此当时这儿就叫做九龙口。

刘锡岷介绍,明朝初年,一位叫张宪的云游道士游历到了烟火台,看到此处重要且有不可泄露的天机,决定在此修建道观以镇压神气。“我听老人们说张宪之所以要修道观,是因为他看出烟火台这地方有九龙口,是出真龙天子的征兆,长期下去恐朝代不稳。”刘锡岷说。

张宪四处筹措资金,最终将烟火台加长加宽加高,并在上面修筑了那两处院落。“自张宪开始,烟火



烟火台北侧一面如悬崖峭壁一般,上面的孔洞是当年建造时搭架子留下的。

台一共经历了77名道士,最后的一名家是滨城区梁才办事处的,叫张西庚。道观被毁后,张西庚仍在台上住着,在台中间的台处搭了一个草屋,在周围空地耕种,直到1961年才回到老家。”

在台西刘村年龄稍长的一些村民眼中,烟火台一直在庇护着他们,类似的传说也有不少。“在抗日战争时期,小营据点有日本鬼子和伪军,他们几次想要扫荡我们村,但每次出发后走到半路上都是飞沙走石、遮天蔽日,没办法,鬼子只好作罢。”刘锡岷说。

正是因为这样,虽然后来庙被毁了,道士走了,但是烟火台在周围一方百姓的心中,仍是护佑家人、驱魔除病的神地,不断有百姓来此求医问药,拴子祈福。

相关链接:

关于烟火台的名字,还有广为流传的另一版本“宴贺台”,相传当日台子及建筑落成时正值冬日,忽有群燕绕台,古代“燕”同“宴”字,故称宴贺台。因而“宴贺灵征”成为古蒲台县八景之一。但“宴贺台”这一说法,台西刘村村民并不认同。